

CONGXIANDAIXINGKAISHI
DEDUOXIANGKAOCHA

陈祖君 著

从现代性开始 的多向考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蜀韵文丛

从现代性开始的多向考察

陈祖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现代性开始的多向考察 / 陈祖君 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8

(蜀韵文丛 / 钱慧、陈勇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122 - 1

I. 从... II. 陈...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7729 号

蜀韵文丛

主 编	钱 慧 陈 勇
责任编辑	张 钧
封面设计	风弦韵文化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刷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122 - 1/I. 2157
定 价	220.00 元 (全 1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内 容 简 介

这是作者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十年来所写多篇论文的一个汇合，绝大多数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过。作者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起步，后来拓展到这一领域的多个方向，所以此书命名为《从现代性开始的多向考察》。

该书将作者的近三十篇论文分为四个专辑，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新诗的现代性做了探索，对当代文学中的激进主义、人文精神等重要现象做了透视，对作为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的主体能动作用做了深入研究，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做了感应心灵的评论，等等，这些饶有意味的努力标志了作者从多个方向对现当代文学的逼近和触摸。最后附以对著名作家阿来的访谈录。该书体现出作者丰富深厚的学养、新颖广阔的视野、扎实缜密的思考以及凝练畅达的语言。



目 录

第一辑 文学现代性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1)
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10)
李欧梵：在感性中摸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16)
《黔北 20 世纪文学史》现代性和地域性的双重视野·····	(23)

第二辑 文学史现象透视

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1950 到 1970 年代激进主义

文学思潮演变论略·····	(28)
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文化逻辑·····	(51)
略谈当前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	(68)
文学史功能简论·····	(73)
中国当代文学的区域性呈现·····	(77)
重温姚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	(81)

第三辑 文学期刊考察

论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	(88)
论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文学期刊·····	(98)
论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 1980 年代文学期刊·····	(105)
论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 1990 年代文学期刊·····	(118)

《名作欣赏》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传播	(127)
-------------------------	-------

第四辑 作家作品评论

《狂人日记》：中国现代第一部解构主义小说	(133)
巴金与日本文学的一段关联	(139)
飘散与存留——解读阿来新著长篇小说《随风飘散》	(147)
邱易东：绿色世界的讴歌者	(158)
诗中的世俗化风景——论梁平的诗	(164)
男性迷茫人生之海的漂浮	(169)
《经典关系》：作为地域性文学文本	(176)
底层人民生活的咏唱——试论《大嫂谣》的“谣”体特征	(181)
罗伟章底层写作的意义和缺憾	(186)
一曲和谐的底层人民生存之歌——评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谣》	(190)
地方性、民族性和普遍性的有机结合——袁仁琮小说创作刍论	(196)

附录

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阿来访谈录）	(199)
后 记	(217)

第一辑 文学现代性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作为一种话语起源于西方。法国学者伊夫·瓦岱考证。现代性概念十一世纪末已经出现在拉丁语中；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性作为一个术语已经出现在巴尔扎克和夏多布里昂的笔下。波德莱尔写于1860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里已在尝试给现代性下定义：“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東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① 现代性言说大规模的讨论是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掀起的。六七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把现代性言说推向了高峰。80年代，现代性的言说由文学领域推进到更为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现代性裂变为以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为主的多重课题，进入多重阐释的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现代性四处蔓延，走向全球。中国在上个世纪寻求民族振兴的奋斗中开启了现代化历程。30年代，中国学者们就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他们的思考因为战争的爆发以及建国后一系列的群众运动而中断或受到挫折，真正的思考八十年代才算重新开始，而把问题提到现代性的角度来进行系统的考察则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事。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旷日持久，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一场不仅涉及文学而且也涉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讨论中发表的文章及出现的观点可谓数不胜数，对于现代性的言说也进入多重阐释之中。伴

^① 转引自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2页。

随着这一带潮流性的趋向，现代性问题同时也被纳入到文学研究领域。

关于现代性概念的解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的后学者看来，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独特含义，“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①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汪晖认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②杨春时、宋建华把现代性被定位于一种理性精神，而“文学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认识、肯定，而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超越、否定”^③。在他们看来，文学独立和非理性都是现代性的标志。龙泉明则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收和综合运用上。”^④钱中文的解释是：“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⑤王学谦也强调文学现代性是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文学现代性就是与社会现代化、现代性相呼应、相适应的各种文学特征，就是强调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异质的新特征。”^⑥

通过以上言说足以看到学界对于现代性认识的迷离恍惚，莫衷一是；不过这些言说又自有其合理的地方，是学者们独到的见解。后来者再来言说现代性时，就不能对这些见解视而不见。我们这里取一种较具综合性和包容性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历史向度和意义标尺，它既是时间概念，也是意义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要到历时和共时的错杂中去把握和寻绎。就其内涵而言，现代性指的是中国在西方影响

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11页。

②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2页。

③ 杨春时、宋剑华：《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月刊》1998年5月，第103页。

④ 龙泉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80页。

⑤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5页。

⑥ 王学谦：《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文艺争鸣》2002年第5期，35页。

下开启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属于现代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于这种性质的体验,认识和反思。其本质和核心是现代的理性精神,在理性精神的烛照下,民主、科学、主体性、个性、人性、人道、解放、进步、革命、秩序等成为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性和主体性是基本的两方面。就其处延而言,现代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社会学、文学、教育、科技、思维等多个领域多种层面,每一个领域或层面都有可能和其他领域或层面紧密联系着;而且,作为一个变化的概念,现代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我们这里着重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从时间概念上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意指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受西方影响而又形成独特性的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涵盖了“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从意义概念上讲,新文学在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追求,不过,从“五四”文学的启蒙到左翼文学的救亡,从五十至七十年代依附于政治的一体化到新时期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后文学的自主化、多元化的逻辑主线,我们可以分离出主体性、科学性、个性、人性、民主等一系列启蒙理性主导下的内涵或原则。然而,如我们所知,现代性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分裂的概念,它在文学里的表现会包含着深刻的悖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这一悖论最有可能表现为启蒙主题与民粹主义主题,个性主义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等的分裂性并置。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表达着民族在严峻的时代条件下救亡图存、繁荣富强的需要,联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按照法国学者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也不能不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②这就是说,不仅“五四”新文学具有现代性,左翼文学以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具有现代性。这里我们认可了从个人的主体性到民族的主体性,从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6页。

② 周晓风:《新时期文学思潮》,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个人的解放到民族的解放的转变，把这种转变看作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不完全迷失人本身和文学自身的前提下，被我们看作是现代性的。

在我们的体会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是异常复杂的。它至少会在下面各组关系中体现出来：现代性与本土性、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提醒我们从多种角度去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颇有影响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有这么一段话：

“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论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①

这里的美学现代性即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现代性。卡林内斯库这段话实际上为我们理解文学现代性的内涵提供了很好的途径。从卡林内斯库开辟的路径出发，可以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我们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组“辩证对立”的关系中去寻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

第一，文学现代性与传统。这里隐含着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所谓传统，首要的是指古代文明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是有所区别的。西方现代文学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压抑的同时，对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在内的古代文化采取了认同态度。现代西方作家把古人看作能力卓绝的巨人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希图树立的人的形象是能在知识和判断力方面与古人比肩的现代新人；他们从古人那里借取资源，用于反对神学，倡导“人”学。直到理性主义和进步学说在哲学和科学上赢得了反对权威的

^①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16-17页。

斗争，现代人才把自己从古人的荫蔽中凸现出来，开始强调自己现代的性质。司汤达在所作《意大利绘画史》（1817）中，对“古代的美的理想”和“现代的美的理想”作了初步对比，其中后者已然超过前者。司汤达称自己为浪漫派而宣扬一种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浪漫主义。不过，在他那里，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创作手法，也不是一种特殊风格，而是一种当代生活意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西方现代文学在认同古代传统向反对古代传统的过程中建构起文学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则与之不同。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宣称完全弃绝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中，在对封建文化传统“吃人”本质的揭示中，中国现代作家几乎没有给传统留下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拿来”之手几乎完全地伸向了在现代化历程中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这里当然免不了有几声“复古”、倡导“国粹”的呼喊，但是显得非常微弱，在舶来的各种“主义”的声浪中湮没于无闻。中国现代文学最终在横的移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然而传统是不可弃绝的，完全弃绝自身传统的建筑无异于空中楼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如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等无不具有极深的旧学根底，他们声称弃绝传统，但是传统已经化作了血肉，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能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影响，传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总之，我们要理解文学现代性的内涵，不可不明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悖论关系：现代和传统是对立的，建构文学的现代性，不能不将旧有的传统抛开，重新建立新的传统；但是又不能不从传统那里吸取营养或获取支持。在传统和现代的两极之间，有着异常广阔的弹性空间。

第二，文学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后者或可称社会现代性或世俗现代性。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讨论中最受重视的，也最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现代性的内涵。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属于现代的性质，体现着人们对理性、进步、秩序、统一等原则或目标的信仰和追求。文学现代性是以社会现代性为参照系的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体验和反思，这种体验和反思包含着或认同或否定、以及认同和否定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度。西方文学中，一直到十九世纪前期，文学现代性都是以对社会现代性的认同内含在文学作品里面的。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

拜，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作为核心价值观念在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文学家的作品中得到弘扬。那时，文学现代性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现代性概念。但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①从波德莱尔以降，西方现代文学就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世俗化趋向，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批判和质疑，表现出对于社会现代性的疏离和否定。这种趋向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也有所表现，但集中体现在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中。但是，在现代中国基本上找不到前述两种现代性的区别，现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体化和同质性的一面。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本质，不在其“审美现代性”，而是以对现代化主流话语即“社会现代性”的表述为中心内容的；后者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走向以至形式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所有影响深远的事件，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文学的大众化，到延安文学的倡扬，再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统天下，几乎都是文学现代性认同社会现代性的结果。不过，现代性的两重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远非如此简单，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本质上就具有反抗和否定社会现代性的一面，它在被社会现代性本质化和同化的同时，也会追求自己的异质性和自主性。这一点，我们从鲁迅的散文诗，新月派和新感觉派以及“九叶”诗派的文学追求以及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潜在写作中或可体会到。现代性的两重性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发展中又一意义深刻的悖论。

第三，文学现代性与其自身。这是又一个悖论，著名学者、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把现代性描绘成一种反对其自身的传统。现代性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能同基督教分离。在理性的裁判下，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现代性批评了基督教的永恒性；另外一方面，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似乎表明现代性和基督教已彻底脱离了关系，但是这种分离被证明是一种幻象，现代性会构筑新的传统或权威代替衰退的基督

^①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8页。

教的地位，乌托邦主义的强力登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对乌托邦的狂热挟带着革命神话和革命观念把现代人卷入对未来的冒险之中。“由于假定一个完美状态是可以达到的，现代乌托邦精神就陷入了一种困境，这种困境至少跟基督教所造成的困境同样难以逃脱。”这种困境自然会遭到现代理性的批判，于是，“先前用于反对基督教永恒性的那些论点现在转而反对乌托邦主义所幻想的世俗永恒性了。”^①作为一种现代性想象，乌托邦主义把自己设想成新的传统或权威，构筑起宏大叙事，而这又会引来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就这样成为“一种反对其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审美现代性或曰文学现代性中则表现为现代主义对自身的不断否定。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它以对个人独创性的不断追求导致审美现代性的不断变化；对个人独创性的追求正是以对自身的否定为前提的。在被否定的范围里甚至包括理性、进步、科学这样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卡利内斯库承认，没有这些概念，“现代性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当现代性进而反对这些概念时，它是在追随其最深层的使命，追随其与身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②连自身的根基都予以否定，现代性就这样通过反对自己实现了对自身的构造，而审美现代性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发展。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会发现，它也是在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变化和发展的。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运动确立起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启蒙民智为目的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人性、人道，张扬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二十年代末期以后，启蒙民智的目的却让位于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人文精神被革命精神代替。到了五十年代，人性、人道、主体性、个性这些词消失了，而代之以阶级性、政治性、民族性、集体性这样一些词语，作家被要求、绝大多数也自愿向民众学习，而不是启蒙民智了。但是这样一个否定自身的过程却和西方文学之否定自身大不相同。西方现代文学之反对自身，并没有屈服于任何权威或外来的力量，它是自主的，它在反对理性的同时始终是理性的，始终能回到自身重新开始新的创造。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某些时间里却要屈服于外来的政治力量，追求假想的完美状态，以非理性反对

①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74、75页。

②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02页。

理性、以非科学反对科学、以非现代性反对现代性，最终迷失了自己。好在它又从自身中生长出疗救自己的力量，用理性来使自己恢复理性、在现代性的追求中修复现代性，成为别一种反对其自身的传统。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使我们宁愿把它看成一种视角，一种可借以登高览胜的视野宽广的维度。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追求。中国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现代化已成了历史的必然，整个社会都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文学也以其全新的追求适应这一现代化历程。我们不仅从梁启超、黄遵宪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激进的呼声和实践里感受到文学变革的春潮涌动，甚至能从章太炎、王国维等较为持重、保守的态度里体会到文学巨变的征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文学革命的前驱登高一呼，顿时应者云集，旧文学几乎如摧枯拉朽般溃败，新文学很快确立起它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从晚清到五四，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①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轨迹。现代性同时也就成了观照新文学的一个角度。新文学会有各种各样的追求，但都是现代性的，或可以在现代性里加以确认的。新文学会发生各种变化，比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大众文学、国防文学。但是，不管它如何变化，都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之中进行的。现代性就这样进入文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的追求。更进一步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百年来的发展中，经过几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出了能够表现现代中国人生存体验的现代文学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学贡献出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现代性文学新传统。”^②显然地，研究、阐释这一新传统的最有效的视角之一是现代性。现代性就这样进入中国文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必然的阐释维度。

现代性作为阐释维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九十年代，现代性问题已被不少研究者作为一种阐释维度引入文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

^① 王晓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00页。

^② 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第96页。

吴福辉著)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重要表征就是对现代性的言说和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

“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①

这样的提问及由此引发的反思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拓展了领域,因为从现代性问题入手研究现代文学,就站在了一种新的角度,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48页。

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中国新诗有没有现代性的追求？如果有，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应当如何把握新诗的现代性内涵？

中国古典诗歌以几千年的积淀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极度辉煌。但是，正如谢冕所说，“当一种完美的诗歌成为永远不可企及的规范，它同时也意味着这种规范造出了自身的美学危机。”^① 古典诗歌完美的形式下掩盖着与时代精神的严重脱节，它因为内容的陈旧和思想的空虚遭到“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的反抗，对应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掀起的变革浪潮，诗歌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命。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革新。中国诗歌也有过从《诗经》到《离骚》，从乐府诗到五言诗再到七言诗，从唐诗到宋词的层出不穷的艺术变革，但是，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在质疑和否定固有的审美传统及其传达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使如近代的梁启超和黄遵宪等掀起的“诗界革命”，虽然号称“革命”，却也是在“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不触及旧的格律体式的条件下进行的，归根到底只是“诗歌的维新运动”，“是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派生物。”^② 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从文的形式入手，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在新的审美规范下建设起新诗来。自此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诗固然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新诗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新诗的成功已使它成为现代中国人无可替代的传达情感的方式。”^③ “现代中国人无可替代的传达情感的方式”是新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地方，这里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新诗的现代性。

① 谢冕：《论中国新诗》，《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01页。

② 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 谢冕：《论中国新诗》，《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00页。

我们认为，新诗正是以其现代性的追求区别于古典诗歌的。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诗的现代性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内涵上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作为一种有独特运行轨迹的特殊文体，新诗的现代性内涵又有其特殊的表现。或许可以从如下的几方面体会这一点。

第一，新诗的主体性。这是新诗现代性内涵中较为重要的一方面，新诗的所有追求一般可以归结为主体性的追求。寻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我们首先注意到人的价值在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新诗自产生的时候起，就把理性主导下的人的主体性，个性，人道和人的尊严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价值得到确证和宏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个性解放的燎原之火。诗人们在新诗这种自由的文体中发现了人，他们不仅尖锐地批判传统，勇敢地与旧世界决裂，而且大胆地爱，大胆地宣泄自我，力图唤起人的全面解放。自由、民主、平等、进步等现代性价值在诗中得到张扬。郭沫若《女神》中狂飙突进精神的喷发，以及“泛神论”式的哲学思考，湖畔诗人天真但清新明快的对于爱情的歌咏，冰心哲理小诗对人生的深沉思索等都标志着理性价值的宏扬，标志着个性的解放。

第二，新诗的时代性。新诗伴随着时代变革而产生，几乎一开始就被要求加入时代和社会变革；关怀底层民众，关注民族苦难是新诗的基本品格之一。新诗被赋予的现代性使命除了启蒙之外，还有救亡。新诗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代，诗被赋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几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凤凰涅槃》中，觉醒的不仅是个人，还是民族。从蒋光慈开始，《女神》式的对“自由、独立的个人”的抒写逐渐转化为“战斗的集体主义”的歌颂。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诗歌越来越被赋予沉重的社会使命，被要求为革命服务为战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革命的需要使诗歌主潮朝着不利于启蒙的方向倾斜，这种倾斜在与社会形势相契合的时候，被我们认为是合理的，特别是被赋予解放、进步等主题时，我们认为诗歌社会责任感的承载也应该纳入现代性追求的轨道。《血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描写民族苦难，激起革命